

誰能帶動廿一世紀的教育改革藍圖？ 評教育目標的制定

回歸之後，香港充斥著一片去舊迎新的氣息，事實上，一些沿用多時的政經政策，都像在另尋起步點，好進入新時代。可惜，去年一連串經濟金融上的衝擊，及社會上發生的一連串令人頓足嘆息的事件，令人覺得這些變與革均莫衷一是，社會各界人士都希望能夠找到能令香港重拾競爭能力，突破現時困境的良方。

教育為興國之本，不論回歸前後，教育界早已「自強不息」，推出各式各樣的措施，試圖改善教育質素，確保最後產出品質。可惜，除了看見學校(包括大學)工作者的疲於奔命外，「最後產出品質」仍未見令人釋懷，很多港人都緬懷昔日本港藉以達致繁榮的各種人才，究竟現在問題出在那裏？是時代已變，社會已變，還是人已變？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本年一月，教統會作出一個劃時代橫跨整個社會層面的教育制度檢討，更企圖動員社會力量來參與制定教育目標(「諮詢文件」^①1.2)，隱隱覺得，這是一個有誠意的關注，亦可說是政府尊重民意的一種表示，但細看這次全面教育制度檢討的第一階段 – 教育目標的制定過程後，我實有一些疑慮。

誰替教育目標定位？

教統會今次開宗明義，認為要改善香港現時教育制度的方法，首先要確立一個社會人士廣泛接受的教育目標(1.3)，並且達成共識(1.5)，我認為第一這未必可行，第二這未必正確，最重要的是教育目標的確立可能是一個政府應作的承擔。

首先，香港近年來已逐步趨向民主化，個人、團體、各階層、各行各業都能在本身的關心點上表達意願。於是乎，企業家希望學校能替他們訓練出有識見有創造財富能力(不是創造力)的領導人才；管理人員希望學校能替他們訓練出知所行止，但不好大喜功的助手；老闆希望學校能替他們訓練出刻苦耐勞、任勞任怨的僱員(卻不是能獨立思考的言論家)；大多數家長望子成龍，「愉快的學習環境」相對地可能只是退而求其次的願望；至於在學的青少年，接觸耳聞所及，都只想能在受愛護體諒的環境下自由愉快地度過求學階段，至於對他們自己應有付出的責任，則鮮有所聞。在目標上要取得共識，談何容易？

再者，教育的基本目的為何？胡適先生說是為「求學、做人」。九成學校也會說是德、智、體、群、美的全人發展，加上因對生命熱愛而產生的生命力及承擔感，再引申都不離「立己、達人」的框框，故此，我十分認同教統會在「諮詢文件」內對整體教育目標的建議(3.1)：「..自學、思考、探索、創新和

^① 教育統籌委員會(1999)：《廿一世紀教育藍圖：教育制度檢討 – 教育目標。諮詢文件》。

應變..」，因為這些都是達到以上目的的基本元素，我認為那是一個愛護其地方及人民的政府一個永恆的任務。雖然世界社會不斷地在變，資訊科技拉近了整個世界，我們的頭腦需要轉得更快，但那亦不過是因時制宜。廿一世紀只是一個浪漫的名稱，「千年蟲」的問題不是一早已獲得應有的關注了嗎？假如我們的教育一直以來都已能朝著(過往)目標而行，遇到變數，不止有能力應變，更可能利用變數，使社會踏入另一境界，所謂「本立道生」，莫此為甚了！因此，我認為承擔勾劃香港的整體教育目標藍圖的任務，必須是政府，「動員社會力量」，意見可以作為參考，過程或是刺激各界人士思考的手段，但真正考驗政府誠意、承擔、魄力和能力的，卻是達致目標的方法設計及實踐步驟，那才是所有諮詢的靈魂所在呢！

誰能左右教育目標的實踐？

一個有識見的政府，當知道影響一個孩子成長的因素，是包括其家長、家庭成員、他們的朋友、社會風氣及傳媒所鼓吹的價值觀，(當然也包括孩子本身的質素)。要真正的栽培我們的下一代，政府要有計劃地與各環節接觸，所涉及的魄力不能輕視，所能期望的效果亦必須假以時日，可說是任重而道遠。不錯，是社會已變，時代已變，近年的香港人也變了。香港在九十年代的泡沫經濟，大大改變了一些傳統的價值，好像甚麼腳踏實地、多勞多得、竭而不捨、未雨綢繆、集腋成裘、吃虧是贏錢、萬丈高樓從地起等等等等，都被不勞可獲、投機能致富、取巧是聰明的觀念取替了；表面上，社會的資源是豐盛的，物質已變成垂手可得，但因此帶來的，是不必珍惜，不用感謝，最流行的口號可能是：「李嘉誠也未讀過大學」。去年社會的急速轉變，青少年對解困的意志和能力，自我負責的狀態和意願，力求卓越的雄心都受到考驗了，加上新移民的不斷湧入，造成因人口背景大大不同而產生的社會矛盾，還有，中國已不單是龐大的市場(2.5)，亦可能是龐大的競爭，現時香港面對的，可說是外患內憂。一時之間，社會各界人士都「關心」起教育來，他們都期望看見較有質素的「社會未來棟樑」，先勿論社會各界人士能做甚麼，先勿論各界人士是否知道社會上每一環節其實都能左右教育目標的實踐，但無論如何，正規教育需付起培育「社會未來棟樑」這個艱巨任務，卻是必然的。希望教統處今次對香港教育的「宏觀調教」，真能放眼社會，立足正規教育。

誰是實踐教育目標的希望？

「以人為本」(2.9) 在近代教育理論中可說是所向無敵，鮮受質疑的。但先看香港近年不斷推出的教育措施，在學校行政，教師培訓，課程設計，資訊教育上，都已投入不少關注及資源，甚至教署的結構組織，也已被提出來討論了，再看程介明教授的「教育問」^②及「諮詢文件」第三章內在各學習里程所建議的目標與問題間之矛盾，可說是想一套，說一套，做又另一套，想起一直

以來香港的教育政策，真有點勞民傷財，徒勞無功，甚至是無法中的之唏噓。終於，明年開始（真的是廿一世紀的突破了！），所有學校均需推行校本管理，似乎確認了學校是實踐教育目標的希望，學校內的「人」包括校長、教職員及學生，雖然「以人為本」只指學生，校長和教師則應受公帑問責（我絕對同意！），但人畢竟是人，當面對的現實限制不能對政府的教育政策作出應有的回應時，假如校長與教師是「上下一心」（不回應），校長便會面對教署（或加上校董會）的行政壓力，結果是虛耗精力，不能在校作出校本的專業領導；假如校長對政府的教育政策是唯命是從（全回應），校長便會被認為是「缺乏實際體驗」而難以與老師產生真正的伙伴關係，試問需要多少專業與政治並存的智慧、上下同心的配合，才可以「擇善才執」？而避免各種對策及負面氣息，瀰漫於學校環境，否則學生又怎能在一個負面或紛亂的學校文化氣息中健康成長呢？因此，在一個「專業」的問責制度下（那可是另外一個議題！），在校本管理能夠充分發揮時（也是另外一個議題！），學生的整個學習過程都應該是校長和老師有意識的設計成果，我們期望學校可作為一個理想社會的縮影（那卻不是檢討學制能達致的！），提供場所及機會，讓學生慢慢的瞧著教育目標歷鍊成人，當離開學校時，能處於順境逆境，他們愛自己-- 因此自我負責，享受生命；愛學校 – 因此懂感謝，願圖報社會

最後，假如我們可以假設學校（包括各階段）是實踐教育目標的希望，請切勿扼殺它的發展空間。「校本」仍是受問責的，聽聽它的邏輯，如何處理日常行政，如何解決不同學生的需要，給予合理的彈性和支持，教育界「官」「民」發展一種新的伙伴關係。教統會下一階段的檢討，必不忘各類學校的現實條件和環境，透徹地根據「平等機會」的精神來行事，最要切記切記的，是必須直接地了解現時前線工作者的心聲，則教統會今次的大計才有機會落實，各界人士的梦想才有可能實現！

黃婉冰

②「論壇：廿一世紀教育藍圖」程介明教授講稿

作者簡介

黃婉冰為香港特殊教育學會主席及香港特殊教育論壇編輯組成員